

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

〔日〕高野和明 著

吴晓玲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13 级 台 阶



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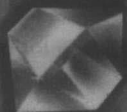
〔日〕高野和明 著

吴晓玲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表

归还



13 级 台 阶

44614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3 级台阶 / [日] 高野和明著; 吴晓玲译.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3.8

(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

ISBN 7-5329-2141-7

I.1... II.①高...②吴... III.推理小说—日本
—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6942 号

图字: 15-2003-021

《13 阶段》

© 〈高野和明〉〈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山东出版集团

www.sdpress.com.cn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e-mail sdwy @ sdpress. com. cn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8.625 印张 190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6.00 元

译者序

当我刚拿到这本书时，我以为它是一本很常见的推理小说，可当我翻译完最后一句话时已被作者带入一个充满困惑、处于对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犯罪的矛盾着的内心世界。人在面临死亡时都会有恐惧感，都会害怕，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愿意死。可当人的心灵因处处受到震惊而变得残暴，只有用更严厉的残暴才能驾驭它时，人会失去理性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视他人的生命为儿戏。人是肉体、精神、社会的统一体，把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全面描写的小说才是出类拔萃的小说。本书的作者正是这样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充满恐怖与悬念的犯罪故事。

三上纯一，曾因伤害致死罪被判刑，后假释出狱；南乡正二，在监狱中从事了30年改造罪犯的工作，却对这项工作失去了信心，他们为救出一个被冤枉的死刑犯，落入了圈套，经受了一场生与死的考验。三上纯一17岁时，女朋友被同为17岁的不良少年佐村恭介当面强暴了。女朋友的精神受到了难以治愈的创伤，十年过去了依然不能恢复平静，多次自杀未遂。他们想通过法律审判恭介，但是纯一发现女朋友在被询问和调查的过程中又受到更大的屈辱，而且纯一还被告知，由于被告人还未成年，不会受到法律的惩治。于是他生平第一次有了杀死他人的想法。



十年后，机会来了，在一个小饭店里他和仇人相遇了，当恭介来向他致歉意的时候，他把恭介推倒，恭介因脑部被撞伤死去。从表面上看，这只是过失杀人，纯一因此只被判了两年刑就出狱了。这引起了恭介的父亲强烈不满。他的上诉被驳回后，他利用高科技手段伪造了纯一的指纹，欲把一起杀人案的罪名加到纯一身上，后来又追杀纯一，不把纯一杀死难平他心中之恨。当纯一为调查冤案挖出上面有自己指纹的伪造证据时，他受到警察的通缉。他在警方的通缉声中和仇人父亲的追杀下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证据，为自己正了名。南乡接受了律师事务所的聘任，为一个叫树原亮的死刑犯的冤罪翻案。树原亮被判死刑已七年，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杀人了，他是偶然到现场，后来由于车祸失去了记忆。还有三个月就要执行死刑了，对监狱的罪犯改造工作失去信心的南乡辞去了公职，带着对日本死刑制度的种种不合理性的批判，决心要把树原亮从断头台上救下来。他聘请纯一为助手，希望以此帮助他改过自新，顺利地回归社会。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保护证据和纯一，为了自己不被真正的罪犯掐死，他不得不把真正的罪犯绞死了。这是他杀死的第三个人，前两次是在监狱的刑场上，他是死刑执行官，而这一次是在刑场以外的地方。因此南乡因杀人罪被关进了死囚房，等待审判。

在这个故事里，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有权利杀死对方，因为对方伤害了自己，法律并不是公正平等的。可是，如果这个社会允许私刑存在，那报复就会一个接一个不断发生。法律是一个制度，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它也不是情感道德的法庭，它有它的客观标准。人类社会要有序，首先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来约束。此外，作为一个

社会人，人人都要有自觉接受法律和社会道德约束的意识。

吴晓玲

2002. 10



序 章

死神都是在上午九点来临。

树原亮曾听到过一次死神的脚步声。

起先他听到的是铁门被推开的低沉的声音。当像地动似的空气震动一停止，房子的整个气氛就完全改变了。通往地狱的门被打开了，连动弹一下身体都不容许的真正恐怖进入了他的身体。

随后，一列队伍的皮靴声以超过想象的人数和速度冲进鸦雀无声的走廊。

不要停下来！

根本看不到门，树原端坐在单人囚室的中央，他凝视着在膝上抖动的手指。

拜托了，不要停下来！

在他正祈祷之时，强烈的尿意向他的下腹部袭来。

随着脚步声靠近，树原的双膝哆哆嗦嗦地开始颤抖。同时被粘粘糊糊的汗水湿透的头，也一边抗拒着意志的指使一边慢慢地向地面倒下去。

踏向地面瓷砖的皮靴的声音越来越响，终于到了房间前。刹那间树原身体内的所有血管都扩张开了，鲜血像从破裂了的肝脏中涌出，荡涤着一根一根的汗毛，流遍全身。



然而，脚步声没有停止。

脚步声通过他的房前，更快速地前行，突然停止了。

他刚想自己是否得救了，随着观察口的开闭声，传来了单人囚室门锁被打开的金属声。好像是隔着一个空房间的第二个相邻的门。

“190号，石田。”一个低沉的声音在打招呼。

也许是警备队长的声音？

“来接你了，出来吧”

“哦？”回答的声音显得意外、惊奇，“是我吗？”

“是啊，从房间里出来吧！”

之后，这里又恢复到寂静中。不过这种沉默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就像有人扭动了音量开关一样，突然开到了大音量上，突然持续响起塑料饭盒摔到墙壁被弹回的声音、杂乱的脚步声，还有为了消灭这些噪音的动物咆哮声——不能认为这是人类的高叫声。

树原为了弄清楚声音的来源，侧耳静听了片刻。他注意到在咔咔的噪声中混杂着轻轻的呼吸声，这令他不寒而栗。这是难以忍受恐怖的人在呕吐食物和胃液的声音。此刻，呕吐物一定正以惊人的速度从被从房内带出来的男人的口中向外喷射。

树原用手捂住嘴，强忍住恶心要吐的感觉。

过了一会儿，噪声变小了，只有喘息声和呜咽声。但是这种声音随着又开始响起来的皮靴声和拖拉重物的声音一起渐渐远去。

房间又恢复了寂静，树原已经不能再坐在那里了。不管会有什么惩罚，都顾不上了。虽然他知道这是违反规矩的，但是他还是向前倒下去了，趴在榻榻米上。



一想起当时的情况，树原至今还感觉寒气逼人。那时，树原被东京拘留所统称为“0号区”的死囚牢房收监已经三年多了。那件事至今也已快四年了。这段时间里他不知道死刑是不是已经停止了。虽然他再也没有听到那样的声音，但是，有时在走廊曾与他擦肩而过的死刑犯中，肯定有人他再也没有见过。

树原停下手上正在粘的百货商店购物袋的活计，环视了房内。单人间的面积不到三个榻榻米大。如果除去水池和有便器的板间，生活空间只有两个榻榻米大小。由于室内采光差，白天都开着日光灯，在夜晚，十瓦的电灯一直亮着，灯光始终照着严格监视下的死囚犯。在这种阴郁的空间中，在七年的岁月中，他一直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之中。

传来电车驶过的声音，他抬起头，悄悄地站起来，穿过绳子上晾晒的衣物站在窗边。

即使打开推拉式玻璃窗，由于铁栅栏和塑料栏杆的遮挡，也看不到外面的风景。但是从栏杆上的缝隙中能够看到阴沉沉的天空，脸颊上能够感觉到带着湿气的风。

下一次是什么时候？

树原吸着外边的空气，却被这完全不习惯的动静所打扰。死神在他的房间门口前停住的日子快到了吧？

过去三次重审请求和对法院驳回的即时抗诉和特别抗诉又都全部被拒绝。现在进行的是对驳回第四次重审请求的即时抗诉。这是用来抓最后一线希望的没有什么指望的程序。重审请求已经到了第四次，无论怎么重审，判决书也不会找出对推翻判决的合理疑问。

自己要被行刑了吗？

可自己根本不是罪犯。



他好像听到狱官的脚步声，树原回到矮桌前。现在是上午11点，并不是“来接你”的时间，至少在明天早晨之前生命是确保了。

树原开始准备再次上诉。他把带有著名百货店标识语的纸折叠起来，再用浆糊粘起来。每小时32日元，如果换算成月薪，每月5000日元左右，只够买些点心、衣物和纸笔等文具。

树原的手在机械地动作，脑子却在思考。他沉浸在惯性的想象中。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使用这个购物袋呢？

这样想能够稍微缓和一下对死亡的不安，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心理学上的圈套。

百货店的顾客大概是以主妇为主的女性居多吧？也许还有为恋人买礼物的男性顾客。

树原想象着提着袋子漫步在卖场的顾客的身影，突然，他停止了手的动作。

他的心中浮现出阶梯，两手提着重物正在百货店里上楼梯的顾客。这个身影不知为何如此让他刻骨铭心。他紧蹙着眉，把思考的焦点放在心中的影像上。

客人的身高，重重的袋子，一步一步向上攀登的脚步。

不对。树原抬起了头。是台阶。

模模糊糊的记忆正在他脑海中复苏。

是的。那时自己正在上台阶。与今天一样正被死亡的恐怖所追赶，正在往楼梯上爬。

为了确认这不是想象的产物，树原使劲地摇头。没错，那时自己正在上台阶。

树原起身站起来，盖上水池的盖子。这样一来水池就



成了桌子。他伸手从旁边的架子上取出圆珠笔和便笺，然后坐在代替椅子的便器上。

他要写申请。即使是给律师发信，也必须得到许可。

大概能够得到特许发信吧。他想，信的内容应该不会通不过检查，会送到律师那里的。

如果成功了，也许就能得救了。

树原的心中燃起了希望之火。这是自被死囚牢房收监七年以来头一次感觉到这么强烈的光芒。

也许能从地狱的大门里出来。

写完申请，树原全神贯注地给律师写起信来。



第一章 回归社会

1

“必须要有固定的住所，从事正当的职业。”

一个高亢的声音紧张得颤抖。在即将启程去乐园之前，决不能有半点疏忽。

“必须保持良好的行为。”

正在听同伴朗读誓约书的三上纯一也身着灰色囚服，保持着立正的姿势，手中握着假释出狱许可书。内双眼皮和清晰显眼的眉毛，使他看上去比 27 岁的年龄要年轻。他的脸紧绷着，好像钻进什么事情的牛角尖一样。

“不要与有犯罪倾向的人和行为不良者交往。”

纯一注视着正在朗读誓约书的同伴的脊背，同伴的名字叫田崎，年龄比纯一大十岁。从他眼角下耷的面容来看，很难想象他会因为未婚妻不是处女而发狂打死人。

“需要转移住所或者长期出去旅行，必须得到保护监管官的许可。”

松川监狱保安本部的会议室里除了假释人员以外还有十几名职员，他们是管教官，也可以简称为狱官。看守这一名称现在作为职业名称还保留着，但是它的职务名称在十年前的组织机构改编时就已经被取消了。

透过磨光玻璃进入房间又扩散开的光线使狱官们的面部表情显现出以前从未见过的温柔。但是纯一感到的安宁却被田崎下面的话所毁灭。

“我们祈祷被害者的冥福，我们诚心诚意地慰藉被害者……”

纯一顿时感到上半身无力，面如土色。

祈祷被害者的冥福，诚心诚意慰藉……

被自己杀死的那个男人去哪儿了？纯一想，那个男人的灵魂是去天国了？是去地狱了？还是哪儿也没去，只是化为乌有了？由于自己施暴，那家伙就被消灭得无影无踪了。

“必须每个月两次与监护人或保护监管官会面，报告近况。”

纯一垂下眼帘，整个服刑期间一直困扰他的疑问现在还没有找到答案。自己真的是犯罪了吗？如果那个行为就是犯罪的话，那么用不足三年的服刑生活就能够赎罪了吗？

“在监狱内的情况禁止对别人说。”

田崎读完了假释期间的遵守事项后又开始朗读誓约书的正文。“我被允许假释，接受保护监视……”

突然纯一抬起眼睛，恰好与坐在对面的狱官对视。这名狱官名叫南乡，是位40多岁的看守长。壮实的肩膀上扛着一张严肃的脸。南乡正微笑着注视着纯一。

纯一想，他是不是在对我出狱表示祝贺呢？可是他的微笑中让人感觉还潜藏着更深沉的内容。

“我宣誓，今后要遵守以上事项，努力做一个健全的社会人。”

南乡为什么如此注意我呢？纯一感到不可思议。在服



刑期间，纯一遇到过在不违反制度的范围内为囚犯谋求方便的心地善良的狱官。也遇到过与这类狱官相反，常常找茬课以惩罚的施虐者。但是南乡哪种人都不是，几乎没有和他接触过。想不出他对纯一的改过自新有过特别关照。

“如果违背以上遵纪事项，将被取消假释送回监狱。对此我们没有任何异议。假释犯代表田崎五郎。”

誓约书刚刚读完，纯一背后就传来了不合适宜的鼓掌声。大概鼓掌的人随即发现了自己的失态，掌声戛然而止。

鼓掌的人是谁，纯一不用回头看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肯定是自己的父亲。他特意从东京远道赶到四国松山来接儿子。父亲今年51岁，自己经营着一家小工厂。

纯一一直紧闭的嘴终于露出一丝笑容。

“这段狱中生活对你们来说时间很长。”身穿深蓝色制服的监狱长开始作最后的训示，“但是我认为，你们应该认识到，真正的改过自新是从现在才开始的。我不希望你们再回到监狱来，希望你们成为正派的社会人，完成改过自新。你们不要屈服于回归社会后所遇到的困难，不要忘记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大家努力吧！今天我就说到这里，祝贺你们。”

这时，会议室的全体人员都热烈地鼓起掌来。

交付假释许可决定书的仪式十分简单地结束了。

纯一向狱官们行礼，他和田崎都不知道接下来他们该做什么。他们已经习惯甚至连脸朝哪个方向都要按命令执行的生活，这种习惯确实难以立刻纠正过来。

监狱长说了句“去吧”，伸出右手，好像要送他们出去。纯一向监狱长指的方向转过头去。

在会议室的后方，父亲俊男背靠墙壁站在那里。浅黑

色的肤色，瘦瘦的身材像个工人。尽管他穿上了仅有的一套西装，可依然没有威严，那打扮好像一名没什么名气的歌手。但是父亲的一身清淡打扮，无疑带有家乡的温暖感觉。

纯一向父亲走去。田崎也向可能是他父母的两位 50 多岁的人身边走去。

三上俊男迎上儿子，满面笑容地挥起拳头，然后向上用力举起双手做了个表示胜利的姿势。周围的狱官们不禁地笑出了声。

“时间真是太长了。”俊男注视着纯一的脸，就像自己刚服完了刑一样，边叹气边说，“好好干！”

“母亲呢？”

“正在家做好吃的东西。”

“哦。”纯一微微点了下头，犹豫了一下说，“父亲，对不起。”

听到儿子这句话，俊男的眼睛湿润了。纯一咬着嘴唇等待着父亲开口说话。

“什么都不担心了。”俊男也不知说什么好，“今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在地工作和生活。对吧？”

纯一点点头。

俊男脸上又露出了笑容，他用右手抓住儿子的头，使劲地摇了摇。

南乡透过事务科的窗口看见正要走出监狱的山上父子。纯一已经换上便服，正在大门前与狱官进行最后的确认谈话。

南乡正二以一种“你被挽救了”的思想注视着纯一父子俩开朗兴奋的表情。他喜欢被释放人员走出监狱大门时



的那一时刻。他 19 岁就被任命为事务科看守，但是对自己职务的使命感仅仅一年就被破坏了。虽然他又继续干了近 30 年，可以说完全是为了能够亲眼目睹被释放人员走出监狱的这道风景而强忍耐下来的。

现在，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说，犯罪分子重新做人了。在这个时刻看不出他们有再犯罪的危险，他为可以不再管教他们而感到高兴。

三上父子向狱官深深地鞠了个躬后，出了监狱大门，肩并肩地走了。

两个人的背影消失之后，南乡回到文件保险柜前。柜子里有三上纯一的“身份簿”。这些厚厚的文件是囚犯在狱中服刑的观察记录。随着纯一的出狱，“身份簿”也该由南乡所在的管教部门转移到事务科。只要纯一不再犯被监禁以上的罪行，“身份簿”就永远保管在那里。

这个文件南乡以前多次看过，但是他还是打开封面，又重新看一遍分类调查表上记载着的三上纯一的个人情况和对他的公诉事实，以便最后确认。

纯一出生于东京，家庭成员有父母和弟弟。两年前犯罪时 25 岁，罪名是伤害致死。一审判决后没有上诉。可以确定，含未判决前的拘留期，他一共服刑两年。按照服刑人员分类的规定，纯一被定为 YA 级（26 周岁以下的成人，没有进一步的犯罪倾向），从东京拘留所移送到松山监狱服刑。

南乡又把目光移到公诉事实一栏上，从纯一的成长历程到犯罪过程都是以搜查资料为基础整理的。南乡边用手指划着文字，边看着纯一犯罪的详细记录。

三上纯一 1974 年生于东京都大田区。当时父亲是街道工厂的工人，后来独立出来自己经营一家有三名职员

小工厂。

中学毕业前的情况没有特别记载，但是1991年纯一17岁时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成为后来事件的诱因。

那年暑假，纯一说和朋友外出去参加三夜四天的旅游。但是过了预定日期，他没有回来，父母十分担心，提出寻人请求。

十天后，8月29日，纯一在旅游目的地千叶县胜浦市以南15公里处的中凑郡被找到。找到他时，他并不是一个人，还带着一个女伴。与朋友出去旅游是撒谎，他正享受第一次与异性在外住宿的快乐。

回到东京后，纯一经常逃学，对父母和老师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他的学习成绩眼看着落后了，大学入学考试没通过，最后只好作为社会青年进入了一所第四志愿的理科大学，专攻化学。

大学毕业后，在父亲经营的“三上造型”工厂帮忙，两年后，即1999年就出事了。

“你看什么这么入迷？”突然有个声音在问他，南乡吃惊地抬起头。

事务科长杉田正在观察他。杉田的职级比南乡高一级，是副管教长，制服袖口上的两根金线闪闪发光。

“229号的假释有问题吗？”229号是监狱为纯一起的称呼号码。

“不不，离别了，感到有点寂寞。”南乡用玩笑话搪塞着，“这个，可以借给我吗？”

“哎，可以吧……”杉田口上这样说，但由于猜不透南乡的目的一直皱着眉。

南乡心中暗自高兴。在常规的日常工作中发现哪怕有一点点破绽，狱官们都会瞪起变了色的眼睛。监狱里的小

